

重磅

主打

汉语的优美投影

——评胡笑兰散文集《拾花记》

■夏 子

读者说胡笑兰的文字很“中国”。

我最在乎的是作者透过文字呈现很多经典的画面。《天峰禅心》《无名小溪》《仰望河流》等构成了她“桑梓的年轮”中的五彩斑斓。女作家细腻的内心依然是纯情的、敬畏的,这种机缘难能可贵。如果说胡笑兰的勤奋有纯情与深爱,那么“生命的花园”中就有仁慈与感伤,其共同点都是热情的、深邃的、感性的。像精美的瓷器般,易碎的身躯里隐藏着一颗火山一样的灵魂。散文《母亲,那心田里的一缕香》,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我为那位母亲的辛劳深深动容,看待病痛与生死的超然,我甚至泪流满面。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她叙述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对生活、对儿女、对家庭深沉的爱,对邻里宽容友善,对乡亲和睦相处,对生活满怀期待的爱与奉献……

既然是拾花,首先肯定写散文是优美的。节俭而精致。很多经典的画面会让你想起《仰望河流》中的滔滔长江,想起《槐树欣荣》中巨大的枝叶间稳稳地托举着的鸟巢,想起《能不忆江南》中“温暖的灯光打破夜的黑,朗朗的笑语让这寂静的村庄有了生气,冬日的夜,暖意融融。”随着那些刻骨铭心的爱走向永生。又比如《母亲的年》写道:“年的仪式感是在母亲煮的绵稠的腊八粥里蒸腾起来的。进入腊月,母亲忙忙碌碌的钟摆似乎又上紧了发条。”“母亲手里的画粉,画出流畅的彩色线条,衣服裁剪合体,像长在身上一样,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用爱意编织的梦,亲情刻画的镜头,在作者这些有张力、有意象的语言里栩栩如生;一幕幕前尘往事扑面而来,或欣喜,或感动,让读者身临其境,

久久不能释怀。

梦一般的故事。梦一般的尼姑妙容,梦一般的天峰禅心,还有梦一般的神秘岁月,配上梦一般的文字,呈现梦一般的画面。无论是无名小溪还是河流传说,无论是雪园腊梅还是岭南风情,无论是深南大道还是香蜜湖的秋,那种画面让人耳目一新。是她,一下子让我想起古典又素雅的美以及善良。

“漂亮得让人心疼,瘦瘦的也让人心疼……”释僧果,漂亮又善良,旷达又柔软。以致我一边看书,一边喝着花茶,还一边清唱“天上掉下个释僧果,似一朵轻云寺庙坐”,那种美感实在妙不可言。真正的美是可以征服世界的,释僧果为这种美守候一生也是值得的。不得不让我对作者驾驭文字能力的叹服,语言凝练却又很有弹性,读来确实让人余味无穷。

一部成熟或者畅销的文学作品,女主几乎可以牵引一切、征服一切。所以《拾花记》每篇文章的人物选角关于历史的,有尊重历史典故,演义传说,这些都非常重要。每一篇文章自行成文,构成一排排纵向排列的风景,而每个风景,都是由无数立体感较强的风景构成不同的画面。这些画面组合起来,自然就构成美丽无比的山山水水。曾有语言哲学家说:“我贴着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天才并不比任何一个诚实的人有更多的光,但他有一个特殊的透镜,可以将光线聚焦至燃点。”胡笑兰就是这样践行自己的。

写这篇评论的时候,刚刚得知《拾花记》获得“方苞文学奖”。这个奖因为“桐城派”而起,是一个文化符号。真正人间值得,也足以给一个作家最好的肯定。

文字应该持有的态度。小标题使我们对包拯的一生有所感叹,也为阅读书中内容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线索,从“大器晚成”到“艰难起飞”,从“铁面御史”到“人生起落”,归于巅峰时代的“朝堂重臣”,由一段段过往繁华串联起来的起起落落,足以见证北宋名臣的真实写照。这些小标题沿着一条主线展开论证,充满了探索性、故事性,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见旧时光影。

意味深长的表情。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学,这不仅是从地域风貌上说的,它也是一个城市精神气质的体现。正因为有了这些关于深圳的记录、想象与创造,深圳就不再只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不仅生活、奋斗,也热爱与感叹,并且心怀梦想。这个时候的深圳,是有血肉、有温度、有筋骨的,她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经济奇迹,更是中国故事讲述过程中的一个经典样本。

——谢有顺说

陈君偏言城东陌

——品读陈雄之《陌城》

■李先平

每次写评论,尤其是关于长篇小说的,感觉就像一个跑步小白,禁不住诱惑,麻起胆子跑了一次全程马拉松。

收到线装书局出版的70后湖南老乡陈雄老师的新作《陌城》,脑子里冒出一个字:巧。

我刚刚跑完庐山半程山地马拉松回来,得闲时拿出《徐霞客游记》,细细品读《游庐山日记》。巧的是,我读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版本,正是线装书局出版的。还有一巧,就是陈老师《陌城》中所述诸事及其发生之地湘西和长沙,与我之生活轨迹高度重叠。其笔下所写,正是我未决之夙愿。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今日读《陌城》,乡关何处是?

我先解读一下小说的题目《陌城》,以期管中窥豹。“陌”者,如许慎《说文解字》说,“东西为陌,南北为阡。”主人公石子斌生于长沙、长于长沙,后回湘西老家。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往返于两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湘西往返于长沙,正如东西间折返。那么“城”呢?读《淮南子·原道训》可知,古代的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龙山文化时大量出现有城墙的“墉”,另一种是夏商时期出现的没有城墙的“邑”。“昔者夏桀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可见,城有墙无墙自有它的道理,用不着急于推倒或者重筑。

正如《陌城》中所写,“现在回望,这一切愈加清晰凸显。不用说,石子斌多少次想过离开湘西,去到另一个地方,要么是长沙,要么是其他不知名的地方。但是,他无法选择,正如他下乡时无法选择不去麻风寨一样。”

看到《陌城》,自然而然想起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心急的读者或许想知道,《陌城》究竟写了什么?其实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内容也常见。围绕湘西驻长沙某办事处副主任石子斌,鸿图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柯振邦以及江水县主管文教卫的副县长路亚南之间事业、友情、爱情及欲望展开。故事始于石子斌抵长,终于路亚南入狱。这三人是同学关系,读书时青梅竹马,洁白无瑕,虽情愫暗生也不妨其相互扶持。正如他们的老师高长吟和师母陆娴雯所期望的,心灵澄净,不为世俗所污染。但终究世事难料,浮游于人世,即使净土,也会落凡尘。

故事中的主人公和一众配角,既有正面形象,但不至于脸谱化。皆大俗大雅,非大坏大奸。读完让人彻底恨不起来,只有惆怅。或许这正是作者所愿。作者用生活的原汁原味来打造全书的基调,无意揭露什么,只想留住什么。这也是作者机智之处,写自己熟悉的领域和题材,深挖自己人生经历之矿,然后任由熟悉的风土人情在岁月缓慢的发酵中,陶醉和催熟自成《陌城》。

这也是我经常强调的一点,要在熟悉的地方游泳。因为不知其深浅,不知其是否有暗礁、荇草,于是一猛子扎进去,不出事算他运气好。

记出塞,黄云堆雪。千古事,云飞烟灭。每每谈古论今神采飞扬少有自卑者,盖自谦者寡而自大者众。

真要给本书挑刺的话,笔者以为《楔子》的存在,冲淡了故事的悬念。

读完《陌城》,我又多了一分领悟,告别过去,并不意味着彻底背叛。

有书读,平淡的日子也充实起来。有好书读,充实的日子有了五颜六色。读《陌城》,重温石子斌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或许我们都错了。”

其实,错不是结果本身,而是慌不择路地筑城,毁城。毁城,筑城。还因为误读了那主人公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别说那个黑洞洞深不见底的字。”这个字,是古今中外面临的大难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这座城,或许从来没有完美过,但从来没法真正离开过,因为它真实地存在。

真或者现实是平凡的,但美并不平凡。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最后引用白乐天的诗作为结语,以期读者与《陌城》能更近一步。

荐书榜

历史镜像中的立体与真实

——读《包拯传:大宋孤勇者》有感

■孔晓岩

《包拯传:大宋孤勇者》这本书很独特,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性作品。

也许是因为在充满文学性语言的娓娓道来中,多了层次递进及丰富的创作维度,既有小说般的逻辑表达,又有散文性的语境描述,继而产生思想性的碰撞,让我们看到一个有别于平素的包拯形象——不仅以铁面无私、擅长办案为人所知,而

且在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颇具杰出的才能。家国命运和个人情怀贯穿着一个人从少年至将老,传奇一生注定成为历史中浓重的一抹,以隐忍、坚韧的精神完成首先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其次才是后人所给予“北宋名臣”的头衔。

此书的作者滕非,在这浩浩荡荡二十万字中煞费苦心,从小标题就能看出一二,秉承着一位作家对

都可以畅所欲言。新媒体时代,文学评论必须面对更广泛人群,人们有可能被一篇真知灼见的评论激发出阅读兴趣。所以,想要扮演好中介的角色,文学评论就必须破圈。

——霍艳说

2.散文多为写作者的日常生活和个体心灵的实录。通过这些深具实感的文字,我认识了一大批深圳生活的在场者、记录者,他们分享着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也咀嚼着身处其中的创伤记忆,没有他们的观察与思考,这座城市将失去许多

“段”章取“议”

1.要想破圈,文学评论必须先摆正自己的位置。一段时间里,文学评论变成了少数精英的专属权利,只局限于文学圈内部传播,传播方式无非是从纸质媒体到微信公号,几千的阅读量已实属不易。读者除了作家、同行就是学生,很难对大众产生触动。但“评论”正变成互联网最普遍的表达方式,无论是豆瓣打分、视频弹幕还是小红书分享,都是人们在行使评论的权利。文学评论也应如此,在文本面前人人平等,谁